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国纪元前一年（一九一二）正月至四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 民國紀元前一年（一九一二）五月至七月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 民國紀元前一年（一九一二）八月至九月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国纪元前一年（一九一二）十月至十一月

17316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凡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紀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收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三、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四、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五、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敍述方式，仍附小註。如紀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之後附加編者案語，或附錄有關文字。

六、同一日內紀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

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爲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爲中央政府各部會政令，次爲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爲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七、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爲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爲原則。

八、敍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爲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爲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敍事有直接關係之職務。如今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長兩職，如紀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九、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庋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爲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別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惟偽政權及叛亂組織，於必要時得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十、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國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西曆一九一一年）

正月

初一日（一月三十日）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召開成立大會於武昌黃鶴樓，時新舊會員共八百餘人，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堯澂）為評議部長，蔡大輔、王守愚司文書，鄒毓琳司會計兼庶務。

先是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鄂籍革命黨人吳祿貞，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湖廣總督張之洞委為訓練新軍教官，先後執教湖北將弁學堂，及武普通學堂。乃假武昌花園山孫凱臣所有之孫森茂花園，設立秘密機關，從事革命之活動。時相往還者有李書城、李廉方、呂大森、朱和中、張難先等數十人。未幾祿貞調任騎兵監督，離鄂赴北京，朱和中等乃組織一活版印刷公司，專翻印留日學界所出版之「猛回頭」「警世鐘」等革命書刊。張難先等則認為革命首在運動軍隊，而運動軍隊，必須加入行伍，乃先後投入新軍從事革命工作。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九月，華興會成立於長沙，湖北黨人暗中與之通聲氣。翌年五月，乃組織科學補習所於武昌，以多寶寺為所址，推呂大森為所長，約定十月長沙革命軍起，武昌同時發動。同年九月，因長沙事洩，科學補習所為清吏所查封，黨人紛紛遠避，劉靜菴（或作敬安）乃假基督教聖公

會附設之日知會繼續活動。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六），組織正式革命團體，士兵學生陸續填寫誓約者達數百人。同年十月，革命軍發動於萍鄉、瀏陽一帶，日知會力謀在武昌起義響應。及萍、瀏軍事失敗，劉靜菴等被捕，日知會之活動遂告停止。是時湖北安陸府所屬各縣在武昌有公益社之組織，社長彭養光，其份子或隸黨籍，或與黨人接近。故日知會被查禁後，公益社雖無革命團體之名，而陰收革命活動之實。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六月，前日知會員任重遠，與公益社長李長齡等，成立「湖北軍隊同盟會」於洪山羅公祠，參加者四百餘人，鑒於日知會之失敗，不立章則，舉動自行約束。十一月，改稱「羣治學社」，以「外避目標，內策自治」相號召，規定社員以士兵爲限。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四月，因兩湖水災，長沙饑民焚撫署及教堂，羣治學社欲乘機在武昌發難，以湘事平息而罷。然風聲外洩，武昌全城戒嚴，黨人逃散各地。八月，章裕昆、楊王鵬等爲避清吏耳目，乃改「羣治學社」爲「振武學社」，推楊王鵬爲社長，仍本「羣治學社」精神，以聯絡軍界爲宗旨。爲慎重計，規定幹部會議非標代表不得參與。

振武學社成立甫兩月，即爲清吏偵知，重要幹部楊王鵬等被革去軍職，社務陷於停頓狀態。於是蔣翊武、章裕昆、劉復基（堯澂）等決議改爲「文學社」，以蔽官府耳目。其簡章仍沿「振武學社」。本日乃藉元旦新軍團拜爲名，開成立大會於黃鶴樓之風渡樓，舉蔣翊武爲正社長，詹大悲爲文書部長，劉復基爲評議部長，蔡大輔、王守愚司文書，鄒毓琳司會計兼庶務，新舊社員八百餘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皆士兵，革命聲勢爲之大振。

至於共進會，係同盟會之分支團體。先是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同盟會成立後，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春，設立調查部，任焦達峯爲部長，負聯絡各省秘密會黨之責。達峯以同盟會誓約內「

平均地權」四字含意高深，非知識幼稚之會黨所能了解，乃約集一部分同盟會員，別組織「共進會」，專司聯絡會黨任務，且將「平均地權」改作「平均人權」，以免吸收會黨之費力。其入會資格不若同盟會之嚴格，手續亦無同盟會之繁重。其徽章旗幟用十八錐角交錯形，取十八行省鐵血聯合之意，實係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東京同盟會本部討論國旗時之另一主張，亦即武昌首義時所用者。會員相見時另有隱語，大率以「中華民國」四字分析嵌用為準，有時亦參用同盟會之握手禮。擁護中國同盟會總理孫先生文為最高領袖，以示不另成系統，所定官制襲用同盟會之三等九級。焦達峯於共進會成立前，曾以其事告黃興，黃興以為不可，及聞其成立，而孫先生方在南洋籌劃軍事，未便商討，遂亦置之。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九月，共進會主要份子先後回國，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春，孫武等設總機關於漢口鴻順里三十四號，焦達峯則往來湘鄂間互相策應。宣統二年秋，共進會以會黨名目紛歧，特改為「中華山」以統之。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正月，會員居正奉香港統籌部命來鄂主持，感會黨之不足恃，乃積極向軍中發展。初設機關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五號，及漢興里三十三號，繼設總機關於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由鄧玉麟開設同興酒樓於黃土坡二十號，專事軍隊之聯絡。凡入會者將姓名登記於流水賬簿，以錢數記其年齡，正副目記為一元，以資識別。於是彭楚藩、楊洪勝（宏勝）、熊秉坤、李鵬昇、金兆龍等，相繼入會焉。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春，文學社與共進會為武漢革命團體之兩大主流，其來源雖然不同，其宗旨則屬一致。（註二）

按：此為辛亥武昌首義之肇基。以地理形勢論，武昌居天下之中，綰轂南北，前枕大江，北帶漢水，襟漢陽，肘漢口；東下可制長江之命脈，西上可杜川湘之門戶；渡江而北，右可扼斷山南，左可馳驅豫魯。故明太祖克復武昌後，遂得蕩平吳楚，統一天下。洪秀全屢得而不能守，湘軍乃得用作重鎮，使曾國藩卒收平定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四

太平天國之大功。

以革命源流論，自庚子拳亂後，黨人在鄂從事革命活動，由科學補習所，經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羣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以及共進會之經營，達十餘年之久，根深而蒂固；故一舉事而動搖全局，清廷遂以傾覆。

附錄：

一、李廉方撰「武昌起義前之革命團體」

武昌首義，湖北人獨有其對國家民族之特負使命，與其創立史蹟。蓋武漢控長江中心，橫綰南北，進取利，號召便，是以歷代驅除異族，必由楚人憑其地以發難。庚子富有票起事，唐才常雖失敗，然以武漢為根據，可謂知其要矣。所以失敗者，當時湖北軍學各界，多未接受革命思潮，惟煽動會黨為發動主力。時至近代，政府武力雖不足恃，但憑無餉無械無訓練之烏合衆撲之，未有能制勝者也。然湖北人當富有票起事，雖未羣起相助，而對甲午、庚子迭遭外侮，有識者固已深感於開通民智以救國，雖匹夫亦有責焉。夫禦外侮必先傾覆滿清，以謀民族解放，此為革命最初必經之步驟，亦即成爲辛亥首義之主要目的。自張文襄公督鄂以來，以建設地方、振興國家，實大有造於辛亥起義。最彰著者，首在作育楚材，非以自植勢力爲務。其所設文武學堂之多且優良，冠乎各省。湖南少年有志者，皆來武昌就學。軍事則設兵工、鋼藥兩廠。新軍練一鎮一協，招收士兵，必須識字，後且命題考試，衡文以定去取。有志之士，至有棄舉業輟學籍而入伍者。壬癸之交，多派高材生先後赴東西各國留學，分習文武學科。黃興即其中遺派之一人。此出洋生驚睹外國文明，如夢初醒，紛紛爲文宣傳，激勵其鄉人。加以中山先生領導革命，一旦海外親炙，更深信仰。最初贊助先生發起同盟會者，大抵皆湖北學生也。及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鐘，鄭容革命軍等書，以及類此新書報出版，輸入境內，士子幾於人手一編。湖北軍學各界，因此日增活氣，進至結爲團體，密謀革命。由宣傳而進於實行，由學界領導而進於軍界獨立大結合，歷時七八載，演變五六次，遭患愈多，組織愈強。曾經無數有志者埋頭苦幹，前蹶後繼，秘不外宣。卒至取得主動地位，一發卽舉大事，前清祚以終，豈偶然哉。惟以

民國建立，湖北被制於北洋軍閥，即起義門且毀之，其事蹟不錄於官府，不聞於外省，當日稽勳局採訪材料，錯亂頗多。事後個人記述，大抵皆斷片之文，間有參以臆說偏見。今則同志幾盡爲鬼，存者能識整體事實，不止寥寥晨星矣。然就聞見所及，拾遺存真，亦編者之責也。

一、日知會 武昌日知會演變爲革命團體，肇端於科學補習所。先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癸卯，吳祿貞畢業回鄂，與武漢有志之士談革命。言者相傳花園山孫森茂花園，爲吳祿貞在鄂時進行革命機關。見胡祖舜實則此爲李廉方由日回國質居之所。朱和中避署（稿存張裕先處）記明爲李步青寓。廉方原名步青。黃興初回時住此二日。萬聲揚、耿伯鈞亦住若干日。後匡一齋住此。後三年李第二次住此，聯合學界發起湖北教育會。湯化龍、張國治、王紹煥以留日代表集議於此。旋由教育會集合士紳，反對諸侯爲籌辦處，紳商吳兆泰等極力贊助，迫滿人李源芳辭職，另聘姚晉所爲坐辦，湯化龍、張國治、夏濟棠爲參事，張知本亦爲重要職員。湯、夏、張因得於起義後在政治上活動。學界往來者頗多，凡以後留學東西各國者十之八九曾到是處。祿貞常由小朝街本寓至是處與朋友縱談，尚無具體組織也。未幾，李被逐出省，吳亦應練兵處召入都。是後多寶寺街時寓，遂爲同志時常聚談處。時寓爲枝江時象晉住所，起義後象晉繼姚晉爲教育司長，功望、身死其子也。與此有關而影響以後革命進行者，他紀亦有論及或拉雜言之。茲舉二事，以明體要。其一湖北學生界月刊：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壬寅秋，湖北留日師範部三十人及各大學專科學生陸軍學生共同發起。商科王環芳（恩施號小宋）爲總幹事。主編者：劉成禹、藍天蔚、張繼煦、李廉方、盧慎之、金華祝、周維楨、李熙、李書城、張鴻藻、程明超、范鴻泰、權量、屈德澤、萬聲揚、王式玉、余德元、張孝移、周龍驥、左德明、但廉等。主旨旨在世界知識及民族主義喚起內地學生覺醒。先是，湖北最初留日學生戢翼翬（元成）、劉成禹（禹生）程家樞（韻生、安徽人，由湖北官費遣派）三人戢、程二人皆於袁世凱入軍機後被斃。皆與孫先生通往來。成禹時在成城學校肄業，以與師範生等前在鄂同學，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必來晤談，因之多數人革新思想，亦傾向孫先生。後三年而同盟會始建立。而師範生係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學生，與武昌學界關係更密切。自湖北學生界出版後，枝江張繼煦、漢川李熙、潛江李書城等，復各撰印致同學書，語多激昂，鄂學界大爲振奮。適值日俄在東三省開戰，東京留日學生懼國土被人侵陵，組織義勇隊，作歸國禦侮之準備，推舉鄂省官派陸軍學生藍天蔚爲隊長。鄂籍文武學生參加者尤衆。益引起清吏查禁與取消官費之騷動。湖北學生界改名漢聲。黃軒輿（原名）、萬聲揚、李廉方電召回鄂被逐。劉成禹赴美留學。在舊金山創辦《報》，鼓吹革命。李書城（湖北官員）、徐黎理、周斌、雷靜生、范熙綱、陳裕時、蔣懷元，及河北楊晉輝、姜鑑灝用浙撫保送陸軍自費生丁人俊名，考入日本陸軍學校。

民國紀元前一年 正月初一日

六

湖南程潛、劉炳初、山西閻錫山、溫壽泉、何澄、江西李烈鈞、安徽陳其南、程潛、程子哲、陳強、仇亮、楊源濬、高兆奎、趙恆惕、安徽孫聚、彭程萬、雲南李根源、殷承鑑、羅佩金、葉荃、楊昭鴻、浙江黃郛、四川尹昌衡等，分別組織秘密革命團體。其名稱有丈夫團、革命本團、死友三種。後為同盟會內軍人核心特別組織，因嚴防洩露其名冊，即以此故，由黃興副會長秘密保存，在辛亥首義時多為各省光復之中堅人物。至同盟會成立以後，湖北學生參加者最多。黨史當有詳細記載，不贅。即以此故，武漢各學堂學生，從此漸傾向於秘密結合，私印宣傳革命小冊，寢及於軍界。其二昌明公司，由湖北留日學生發起，創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任務在招待湖北出洋學生，與運售文化書報，兼密輸革命刊物，傳遞海內外消息，萬聲揚為總經理，馬剛侯副。黃興在湘創立華興會，聲揚即其在滬之通訊員也。設公司於上海，後武漢亦有分所。公司在王慕陶（宜昌人）寓處分租。慕陶早識孫先生者也。張繼、章士釗曾住慕陶寓所，亦由慕陶而知有先生也。師範生編印師範講義四冊，板權捐贈昌明公司，曾暢銷數年，獲利二萬元以上。先提二千元購幻燈機片，運往武漢放演。時功璧管理機片，耿觀文（伯釗）說明，間參以講演。吳祿貞、劉伯剛、金華祝、余德元等常往講演者也。凡片中涉及世界民族運動與被壓迫情事，必盡量發揮。此片在各處放演，往觀者甚衆，於激發思潮，亦頗有效。日知會開始演變，其組織者多為參與放演幻燈片之人。此外有黃公徵者，願以資財贊助革命，在水陸街設一會所，名曰武庫。每月約集同志開數次會，形式稍類閱報所，而開會又稍含有秘密意義。劉敬庵、李亞東、馮特民、范騰霄等皆常與會，迄科學補習所成立，是會遂停。

當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甲辰春，劉敬庵、曹亞伯、胡瑛、張難先、呂大森、朱元成、何季達、歐陽瑞麟等皆集武昌省垣，一日在時寓見章裕昆文學社運動紀實談及革命進行方略，大意以會黨發難易，成功難，即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暗殺為個人舉動，不足以搖撼全局。軍隊則將官多薰心利祿，偶得一二同志，掣肘多則事不易舉。三者固可並進，如主動不足以攝服衆士，則羣起響應，即不可期，此於革命黨已往失敗，歷歷可鑒。前此花園山聚談，早論及之。當時湖北方訓練將弁，為改編新軍預備，各營士兵不識字者已大減少矣。談者詳加研究，皆主張從運動軍隊入手，不輕率發難。於是胡瑛、張難先投工程營為兵，運動同伍，密散革命書冊。是時秀士入營者頗多，如朱元成、范騰霄、曹進等皆是。劉敬庵則已在馬隊營，范騰霄與有力焉。是年四月，假座斗級營同興樓商議組織機關，定名科學補習所，宗旨標明科學，實則掩蔽官府耳目，而以革命排滿為密約。推呂大森起草章則。大森，武高等學堂肄業。當時清廷訂中俄密約，大森鼓動學生數百人集會於曾公祠，演說痛斥政府，聽者

莫不動容。所於五月間成立，設多寶寺街，時在同盟會成立之前一年有二月也。推舉所長呂大森、總幹事胡瑛、文書宋教仁、會計時功璧、庶務高建唐、宣傳曹亞伯等。會務猛進，入會者頗多。六月，黃興自滬過鄂，到所密談，告以湘省預定十月西太后萬壽節發難，會員謀響應之，以所之房屋不敷，遂於七月遷魏家巷一號。是時曹亞伯已往長沙，在中學教課，參與黃興創導之華興會機密。及暑假回鄂，在所開會，議派呂大森、高建唐往施南，何季達往荆宜，聯絡會黨，宋教仁往長沙接洽。其在武昌負責推動者，武高等學堂有劉熙卿，文普通學堂有歐陽瑞麟，馬隊營有劉敬庵，工程營有張難先，其他軍營學校亦有負責人。文學社運動紀實：呂槐庭（即呂大森）、朱元成、歐陽瑞麟、高建唐、劉熙卿、王怒濤（即王漢）、李勝美、陳從新、趙光華其時組織未臻嚴密，推動殊無把握，初期革命運動，固如是耳。詎計畫甫定，而長沙於西太后生日前，事已洩露。湘撫電鄂督稱：武昌科學補習所亦有同謀。九月二十日，鄂督派隊圍搜。幸本所已接長沙密電，幹事等當將文冊銷燬，並通知同志急避。所自成立迄是時，纔四五月耳。於是劉敬庵移住高家巷聖公會，王漢、胡瑛移住鸚鵡洲。其後數月，王漢在彰德擊鐵良未中者，即此時所攜藏之武器也。當軍警到所時，其室已空。但逮鞫房主，供屋爲文普通學生歐陽瑞麟所租。鄂當局不欲興大獄，僅開除歐陽瑞麟、宋教仁學籍寢事。大森到施南後，施鶴道奉令嚴緝。大森竄山谷中，辛亥反正後始出里門，後以討袁、靖國、驅王等役三次入獄，始終盡瘁革命，未竟其志，民十九病沒西湖。

日知會原爲聖公會閱覽書報之所，光緒辛丑，會長黃吉亭創辦。吉亭卽甲辰在長沙匿黃興於私宅，解禁後護其出險者也。目的在開發民智，洗滌義和團遭侮之恥。會址初設武昌府街，後遷候補街高家巷，胡蘭亭繼任會長。當科學補習所解散時，劉敬庵與胡會長有舊，因避住會內。曹亞伯自長沙逃歸，與敬庵同居。旋敬庵解去文書職，（聞係黃興化名）中多謠語，黎元洪乃提前月日革除敬庵營籍。由胡會長聘爲會所司理。敬庵視事後，整理書報，訂立規則，應接尤爲周至。數月之間，閱者日衆，閱覽室爲之改觀。敬庵見擴張會務，大可引導革命，始則漸增革命書報，繼而吸引同志，進行組織。於是商准胡會長，擬製會約，名不變而質變，由傳教進而革命，是爲日知會開始演變，時在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冬也。其與同盟會開始組織約同時，但彼此尚未發生關係耳。其年夏，日知會評議馮特民、陸費逵與張漢傑接辦楚報，常評議時政。九月一日湖北政府與英人密訂粵漢鐵路合同，特民覓得全文，披露報端，並爲

文攻之。又論五大臣出洋被炸事，謂爲立憲無救於國，大爲當局所忌，漢傑因之軟禁武昌府署多日。見陸費逵紀事 次年丙午（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正月開成立會，到會者百餘人。何季達、朱元成、馮特民、孫武是時名葆仁，設共進會後改名武。等皆有沉痛演說，聽衆非常感動。是後每星期日必有類是講演。有時假座文華書院，請名人講演世界革命史事，對時事常含刺激意味。如吳祿貞、劉伯剛、金華祝、余德元、朱作梅等皆曾主講。又在黃州設祕密印刷機關，由吳貢三、殷子衡負責校印革命書冊，各處携以分送，各校學生幾於人手一冊。軍營則由入伍會員，每於夜間或士兵出動時，暗置床頭。因之革命書報展轉傳播鄉間，流行甚廣。當此之時，會員結合，主要任務在貫輸知識，喚起革命。其發動革命，尚無大規模計劃。即軍營內部運動，亦無系統組織。居正武昌起義經過：入盟者李亞東、張難先、吳鳴、宋教仁、胡瑛、王漢、宛思演、孫武、李雨森、張潤生（即子雲）、徐祝平、張漢、吳賁三、殷子衡、張統、熊子襄、鍾大慶、馮羣先生等。會同盟會派余誠爲湖北分會會長首派者時功次陳績藩，均因故未回。同盟會先一年秋成立。誠於是年春到武昌，倚日知會進行黨務，並不以同盟會名義相號召，內外聯屬，聲勢更張，是爲日知會會務之雙重演變。誠與敬庵極相得，於是設東遊預備科，江漢公學，增置號召機關。其由會員在外創辦者，梁瀛洲設羣治社及明新公學；熊子貞、何季達即何自新等設黃岡講習社；子貞撰何自新傳，未列他同志名。曹亞伯革命真史尚有熊秀宇、鍾大彭養光、趙鵬飛等設安郡公益社，皆與日知會相呼應。此外設學社、旅館、書報社、照相館等數亦不少。張聘安、梅鼎洲、鍾劍林等以士兵辦集賢學社，即其一也。黃岡講習社集合本邑軍學界人士而設，半月後不分縣界，廣結同志。團體爲王幹者，有荆門此季雨霖，沔陽趙光華，新嘉坡可續，鄖城徐叔淵，圻水畢振矣，孝感李實栗等。僅三四月停閉，子貞擬編南北軍會操河南時擊事，聯絡荊襄巴蜀及河南會黨同時並起。又在陸軍特別小學堂鼓動風潮，被張鈞捕，社亦被封閉。而表現甚熱烈。安郡公益社爲四縣軍學界人士所設，至民元尚存。當日知會案發後，彭養光奔走營救甚力，對急進同志爲人指目者，延至社內居住，不以爲嫌。附設鎮祥學社內，彭養光社長，趙鵬飛副，後彭趙往省，李長齡繼爲社長。先是湖北軍界僅有少數志士入伍，與學界不相結合，自有本府本縣學社成立，情誼始得溝通，此於後來組織革命團體之影響甚大。又胡厚齋牧師在九江服務，亦仿日知會設開化書報社，附設平民學校，地方紳商軍學及海關人員，多受感動。國民黨老同志數人，在國民政府及黨部任最高位者，即發跡於九江海關者也。其影響及于南昌，有秀才黃復奇可捐住屋爲開化社基金，並揭帖門首，聲言有阻撓開化社管業者，當變履鬼擊之，可想當時感召之精神矣。

是年五月，中山先生因法政府贊助中國革命，派山西喬義助隨法駐津參謀歐吉羅周歷長江口岸

張難先知之錄歐吉羅來者，尙有吳宣吉。

革命真史：昔來者尚有邵家彥，又稱歡迎人吳鳴與殷子衡、朱元成、季雨霖。於八日到漢。敬庵等在聖公會開會歡迎，歐吉羅致辭，昌言革命，會員繼續演說亦然。時鄂軍警機關派有密探與會，據情呈報，日知會不容於當道，遂肇禍於此。及湖南萍醴會黨，乘長江流域旱災，於是年十月十九日起事。劉陽文家市（曹振武紀事）王永球、陳亞龍學義。失敗。鄂督據謀報黨羽潛來鄂境，懸賞緝拿者十三人。王勝、陳金、姜守且（即萬鵬飛）、陳紹莊各懸賞一千兩。宗黃（又名夏靈、劉家連）（湖北全卷會首）五百兩。其中惟朱子龍即朱元成爲日知會會員，由總理臨時派其與胡瑛、梁鍾漢赴鄂響應萍醴事者。當萍醴事起，湖北方面並不知情，故緝案中無胡梁名。至所稱湖北會首劉家連，在日知會封閉數月後被獲，與日知會案殷子衡同監，可證明與劉敬庵確爲兩人。

張難先（譯敬庵於萍醴事覆時，約同志會議于漢陽伯牙臺，商討籌款事，有汚陽人郭堯階（郭在日本與胡瑛、宋敬仁識，其回國時由教仁介紹於敬庵，極稱其能，以故得與聞日知會秘事。郭淳好冶遊，張純一聲言六合銘礦公司經理劉小霖願助十萬元。不意其貪圖賞金，竟向巡警道馮啓鈞告密，誣謂敬庵爲家連，時尚未獲劉家連本人也。加以日知會露鋒鏟之會員，早爲馮啓鈞所思慮處者，以故藉端一網打盡，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派軍警圍日知會捕人。其文冊則由外國教士銷燬，未被搜去。是時劉藩侯繼蘭亭爲會長，聞有捐本一冊，歡迎歐吉羅影片一張，尚存其家中，旋由郭堯階作引線，先後捕獲朱子龍、梁鍾漢、胡瑛、李亞東、季雨霖、張難先、吳貢三、殷子衡、劉敬庵等九人。

（二十三日晚捕朱子龍、梁鍾漢於漢陽青蓮寺，適梁鍾漢外出逃走。次日由劉小霖宴胡瑛、李亞東、季雨霖於漢口名利棧誘捕之。旋獲張難先於西陽仙桃鎮。又派兵至黃州，於十二月十八日捕獲吳貢三、殷子衡。教衛則（二月）黃陂鄉間被獲。其指捕未獲者，則有吳崑、余誠、梁瀛洲、何季達、李長齡、馮特民、孫武、徐竹坪、廖匯川、黃景亞、李楚翹等十三人。至是日知會停閉，距正式成立之時將一年矣。其後一年有六月而文學社最初前身之軍隊同盟會成立，又閱九月而並立之共進會成立。

九人既捕獲，審訊時備受嚴刑，皆逼供劉敬庵即會首劉家連，終無一人承認。蓋湖北倡導革命不以會黨相號召，與陳天華所持迂拙手段之旨合，自初已然。

陳天華絕命書：鄙人之于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萬不得已而後爲之，無所利焉；出於功名心者，已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外資。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得，日俄不能用，中國半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危險。

馮啓鈞對捕獲諸人力主嚴待，不施用酷刑，光政不能用銅馬赤眉平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危險。馮啓鈞對捕獲諸人力主嚴待，不施用酷刑，光政不能用銅馬赤眉平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危險。

李在肅王麻竹教讀一年。其他諸人，亦有人向官廳緩頰。

李在肅在李雨方所辦學校兼課。李與金華祝聯名。

以故均免死刑，朱子龍於

次年三月病死獄中。張難先在獄四月因病保釋。同鄉黃福、王季雨霖未及一年亦保釋。季雨霖在三十一標三營為督隊官，經李慶方託管帶賣進，屢向協統黎元洪，標統賈廣大力言，乃其餘又次年判罪。劉敬庵、胡瑛永遠監禁。吳貢三監禁十五年。殷子衡十年。李亞東五年。梁鍾漢三年。均於首義後出獄。劉敬庵竟於首義前三月病死，惜哉！當各人分押監獄時，吳貢三、李亞東、梁鍾漢、季雨霖押武昌府候審所，獄官熊家騏江西人頗加庇護，親友不時前來問候。久之亞東遂與往候者發起中華鐵血軍，並時作小文，登陳紹武所辦白話報以遺閱。如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張聘安、梅鼎洲、鍾劍林，四十一標趙鵬飛、賀公俠等，常來獄問候，並送菜蔬。陸軍特別學堂學生鄭國棟瀘州人方克光、漢口人蕭興漢立與三十一標李岳崧如因送菜至獄，曾聯詩言志。胡瑛押府獄，管獄談國華更器重之，許字以女。即此瑣瑣諸端，可見人心傾向，雖處萬惡勢力壓迫下，猶知所以安慰前進者也。

二、文學社 武昌首義，扛槍拖炮，以光復三鎮，舉戰陽夏者，大抵皆文學社社員。其社基所以恢宏，實經三憲而建立。最初設者曰湖北軍隊同盟會。自日知會封閉，團體行動，停歇將近一年。當是時，湖北新軍業於丙午年改編一鎮一協，有志之士入伍者日益增多，軍營內在活力，已漸滋長矣。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戊申二月，前日知會會員任重遠，嘗師事長齡，亦表同情於革命者也。重遠入伍後，屢與黃申蘄、郭撫宸等運動紀實尚有覃炳望、文學社彭新振、章裕昆。知會稱既未為多數同意，又無章則可守，自不免於散漫也。雖經過只四五月，然賡續日知會目的人。湖北革命運動，進由軍界自組團體自此始。蓋必如是而後分子純一，結體堅，聯絡便也。六月二十八日在洪山羅公祠開成立會，秦炳鈞主席，議定不立章則，鑒於日知會失敗也。惟對名稱觸時忌，多有異議。後因重遠赴川，會務遂無形停頓。蓋名稱既未為多數同意，又無章則可守，自不免於散漫也。雖經過只四五月，然賡續日知會目的，重振革命運動，亦時勢所急需也。會員於上列諸人外，可得而記者，尚有陳紹武、祝制六、林兆棟、黃元吉、王守愚、蔡大輔、廖湘芸、曹振武、唐犧支、鄒毓琳、陸國琪、李抱良、黃依僧、單道康、孫長福昌復、黃駕白、李慕堯（六如）、鄒潤猷、張文選、莫定國、萬奇、章裕昆等十人發起知之源：步蓮人楊鴻、郭澤外有覃炳望、黃元吉、李景瑞、梁維亞、林寶支（即林兆棟）、杜邦俊、曹振武、容景芳、詹大悲、何海鳴、王守愚。

戊申十月，湖北陸軍與江西陸軍會操於安徽太湖，楊王鵬在會操宿營地，常與同志商改組軍隊同盟會事，外避目標，內策自治，定名羣治學社。及返武昌，遂由楊王鵬、鍾崎、郭撫宸、鄒毓琳、唐犧支、鄒潤猷、張文選、莫定國、萬奇、章裕昆等十人發起